

## 美有归处

明前茶

住我家隔壁的钟家妈妈，两年前退休后，被单位里早退休的老姐姐们一通怂恿，练起书法，每周要去老年大学上两节书法课。

这一人笔墨阵列，花费可就大了，成刀的宣纸，成打的墨汁，成把的毛笔，还有成摞的字帖，光是托纸用的羊毛毡，就买了三块，分别匹配书房里的台案，阳台上的写字桌，还有餐桌，可见，钟家妈妈学书的瘾头之大，一时间十头牛也拉不回来。

麻烦的是，这门爱好，似乎很难得到肯定。儿子帮老妈投稿，从专业书法杂志，投到地市级报纸，两年来只有一幅作品被采用；儿媳小汤也常在朋友圈发布婆婆的作品，虽然得到不少夸赞，但也只有婆婆的亲妹妹，慷慨出了200元，要买姐姐的书法一幅，说要收藏。时间长了，散发的墨汁气息的宣纸，在阳台上堆到比膝盖还高，钟家老妈就有点发愁：写掉这多纸，花掉这么多钱，字还是怯生生的，怕给人看，究竟还要不要写下去？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，钟家老妈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，不怕消费，就怕浪费，这么多写了字的宣纸，扔了舍不得，留下也没用，该拿它们如何是好？

有一天，小汤回家，说婆婆留下的字纸，她找到一个好去处——原来，作为一名文艺青年，小汤有买花的习惯，下班后，经常会在离家一站地的地方下车，那里有一个花卉批发市场，她慢悠悠挑一束花，再走回家。

久了，小汤就跟卖鲜切花的老板们熟了，花都是从云南或广东运过来的，这家与那家，品种差不多，价格差

不多，新鲜程度也差不多，似乎在哪家买都可以，但过了一阵子，小汤就固定在左手第三家买了，这家的老板娘，长圆脸，扎个短马尾，卖花时她会主动问顾客一句：“花买回去，是自家观赏，送熟朋友，还是要送那种不得不应酬的人？”

若是最后一种，她也不说啥，立刻搭配一束绚烂之花，用寻常花店用的包装纸。要是顾客说是自家观赏或送多年老友，她就不收包装费了——包装那些春天的莫兰迪色玫瑰、郁金香、百合，还有洋桔梗，用的都是老客们自发送她的纸，带编织花纹的厚纸来自快递图书的包装，薄而有韧性的牛皮纸，来自快餐店或者糖炒栗子店里的纸袋，带有照片与文字的铜版纸，来自看过的旧杂志。老板娘用面糊打的胶水将这些纸粘合成一大张，用晒干的茅草简单一束，一把花就递到顾客的手上。没错，这些旧纸的二次利用，随手赠人有熟朋友间的随性与亲切，复归大地能够迅速得到分解，比那些喷过防水膜、镀过荧光粉的塑料纸，可环保多了。

小汤就想到，要把婆婆写过字的宣纸送给老板娘——制造宣纸的原材料是构树皮，这种纸的柔韧性很好，用来包花，称得上是物尽其用。

钟家老妈当然很开心，赶紧为一百多张宣纸打了一个大包。因为运去的包装纸实在太多，花店老板还送了两大盆长寿花给小汤，让她转交婆婆。

这下，钟家老妈练字的积极性又高涨起来。宣纸送去了花店，老妈的书法有了“欣赏者”，也就有了反馈，

小汤买花时，经常把老板娘给的意见带回来：

“这次带来的纸上，写了篆书，比楷书有意思多啦。买花人中，有南京艺术学院书法课的教授，说你家婆婆是有童子功的，好好练，会有小出息。”

“这次带来的纸，写了行书，比之前的篆书更自由活泼。以后，不妨多鼓励你家婆婆写行书！她的个性肯定会更开朗。”

当然，令钟家老妈更开心的一件事是，她过生日那天，小汤用婆婆的书法作品，包了一束垂丝海棠回来。钟家老妈一见到，就惊呼起来：这么活泼，这么好看！然而，偷花可不好……

小汤大笑起来，说：妈，这是我自己做的花，利用每一天的午休，做了足足一个礼拜呢。

老太太再定睛细瞧，才看出花朵的色彩，要比真花稠厚那么一点点。

听说了制作的工艺，钟家老妈更是缄默良久，眼眶湿润，这以假乱真的花束做起来可费工夫了——先用皱纹纸剪出每一片花瓣，花托，叶子，再染色，染色的时候，调好的颜料要沉淀，接着，一层层来染色，含苞欲放的，盛放的，快开败的，每一片花瓣的渐变色彩都不一样。当然，新叶、残叶、花托，又是截然不同的色彩。花枝做起来也费工夫，每一根都要细细染色，再用铅丝、双面胶和染好的皱纹纸裹成枝干。花枝是活的，有柔韧性的，造型可以



水上花 芳醇 摄

随意拗。包花的宣纸，是钟家老妈哪天写成的“作业”，小汤见写得不错，就留了下来。但见宣纸上笔势游走，写了辛弃疾的《破阵子》：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弦翻塞外声，沙场秋点兵……”潇洒的笔墨搭配烂漫舒徐的花枝，别有一番趣味。

一个和谐、亲密的家庭，很多关乎审美的物件，都是共同创作的。它们，无声传递着亲人间的肯定：不管你学得如何，一定有我的肯定在。去探路吧，相信美的创作，一定会有归处，有知音，有发自肺腑的叹赏。

## 原乡情更切

胡笑兰

那一天，风和日丽。回乡省亲的我，携带自己的散文集，来到枞阳“其居园”，一践前约。我亲手将四十余本《拾花记》，交到盆景师毛武远先生的手里。文集于2021年10月，一经“天津人民出版社”出版，即得到毛武远先生的关注。所购之书，毛先生说除了自己读，自己收藏，还会送给他的朋友。尽管书已于去年底抵达老家，我可以托人转交。但我想，我必须亲手交给他，也应该这样做，以表达自己的尊重之心。

大多数的写作者都是以自己的原乡为蓝本的，《拾花记》也是。我的原乡是一个小镇，小镇有窑街，单听这名字就知道她是干什么的。许多年后，我走过我成长的那座窑街，目睹了街上事物、房所植物的衰颓，人的流失，一片冷寂荒芜，好像这里从来就没有热闹过。我唯恐失去对于过去的记忆。我有必要努力保存那种记忆，书写那里的过往，找回人们曾经



的生活，在那里找到各自的身形，凭此辨认那些光景与故事。人情冷暖，大自然的风物情状，在散文集里自由开花。

算来，毛武远是我的晚辈，两代人了，似乎应该有些代沟的。但情况并不是这样。他从《拾花记》里看到了他的乡亲，他的爷爷辈，他的父辈，乃至他自己的影子。那时景，那时物，无一不让他心生亲切。同为陶瓷人的后代，同得江南厚土滋养，同沐江南水泽之恩，还因为毛武远先生有着浓厚的家乡情结，《拾花记》才能真正的走进他的内心。

武远打从我们一进门，就开始忙活。刚刚落座，就给我们每一个人泡了杯茶。

我坚信，艺术是相通的。放眼望去，他的园林，无数的盆景，织就艺术的长廊。花木繁多，姿势万千，极富艺术氛围。任何的成绩，没有偶然，只有必然。有克勤克苦，有励精图治，更重要的是，有一颗七窍玲珑心，有艺术

的灵秀之心。

我们的面前每人一杯白凹庄的明前茶。刚刚下场，一叶一芽，在透明的玻璃杯里沉沉浮浮，冒着香气。家乡人泡茶，喜欢用玻璃杯，为的就是边喝茶，并欣赏。清亮的茶汤，茶叶一点点醒来，舒展，条索清秀，身披白毫，娇俏，嫩绿带着些微的黄，犹如当初长在枝头的样子。浅啜一口，满口盈香。喝完一泡，再续水，汤汁醇厚回甘。白凹庄，村人依然相信也尊重茶的命理，这些得之山水灵气自然生长的“野茶”，并别有风味。喝过几泡，茶味仍浓，茶叶不烂，依然有型。

品着家乡的香茶，吹着家乡的风，看满园春色，回家的心情愈加难以言表。欢悦里多了层什么？是醉！醉茶，也醉乡情。

“阿姨，中午你们就不走了，留下来吃饭！昨天我就去河边，买了鱼鲜。”果真，厨房灶间的大水池里，一条“大胖头”真欢实地闹腾，张嘴、游曳。水盆里也养着泥鳅。水乡里长的人，没有不喜欢鱼

鲜的。那是生命的印痕，食物谱系最顽强的存在。《拾花记》里有许多关于河流的描写。昔年，河的丰盈与壮阔，丰富的野生的鱼，猎渔盛事，河流里的莲藕、芡实无不在我的呈现里。

家乡浣河的水，让万物都沾满清流的亮色。水滋润过的土地，万物生长，它们丰腴的样子其实就是河与人共同拥有过的自然的原真。也许又是这些描写，让武远知道我喜欢什么，就悄悄地留心预备着。真是个有心的人。我们相视一笑。我说好吧。我没有理由拒绝这份真诚。

武远告诉我说，他这里也是有五湖四海的朋友，盆景的销路还可以吧。结朋如结义，我想重要的是境界和胸怀，那些狭隘的人，充满嫉恨之心的人，总是不会走得太远。

我深以为然。又说到他爷爷和我父亲的交往，那又是上一辈人的一段佳话。友好关爱的情愫，如此美好，会一代代传承的。比如他今天亲自烧的鱼，为我用心做的鱼宴。鱼头炖豆腐，酸菜鱼、泥鳅炖火锅，乌鱼肉片汤……几十道菜，一桌子丰盛，武远除了会做盆景，还会做菜。这又一次验证了这样一句话：艺术是相通的。除了正常上班的，连带我们同行的六个人，个个吃得意兴阑珊，流连回味。